

一种怀念

## 一本打开的书

赵淑萍

手捧《睿思缠故里——纪念王重光先生文集》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时光倏忽，王重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。在这一年多里，他的爱人和亲朋好友们为他编了厚厚的两卷文集，上卷为他的曾经发表过的文字，下卷是亲朋好友们的缅怀文章。

70余人，日前相聚在先生曾花费了不少心血帮助建成的王升大博物馆，举行文集首发式，并召开座谈会。

第一次见到王重光先生，是在毛翼虎先生生前的一次祝寿会上。当时，他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，慷慨激昂。私下，他与漫画家谢君度先生“肆无忌惮”地开玩笑，简直就是两个老顽童。谢先生曾经取笑他：高空撒农药——蝗虫光（谐王重光）。

2007年，81890月湖网的几位老师，将当年“天行书友会”去东钱湖寻访南宋石雕的录像播放给我看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记忆犹新，甚至车上的每一个细节。讲到书友怎样兴致勃勃地坐在“天下第一椅”的石太师椅上摄影留念，讲到重光先生对着庄严肃穆的文臣武勋，触景生情，唱起慷慨激昂的《满江红》。

那是我第二次见到王重光先

生，在录像里。虽然，此前，早已听闻他的许多事迹。比如他和杨古城、曹厚德、王介堂等几位先生参与唐塔、张苍水故居的保护，发起民间纪念大儒王应麟的活动等。

真没想到，两年后，他来找王先生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他到某医院检查，发现癌细胞再次转移，且已是晚期。他自觉大限之期不远，去老友家还书。老友见他情绪低落，就问原因，他说人之将死，把该还的都还清了再走。老友是政工干部出身，很会做思想工作，忙劝慰道：“老王，汶川地震，有灾民在废墟下被困七天，尚有顽强的求生意志，你怎么能这么轻言放弃？”随即，老友介绍他到我先生这里就医。

王重光先生是学理工科的。但是，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开始为探寻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遗余力。他和妻子曾经自费“考古”，跑遍了北京定陵、清东陵、秦汉唐古墓陵等200多处。他们长途跋涉，风餐露宿，为了不浪费从旅馆到采访地来去的时间，也为了节约钱，有时，夜晚甚至就睡在墓碑上……最危险的一次，是他独自在山西临汾考察尧帝陵时，行走在杂草丛生的荒冢里，不小心跌落人迹罕至的深谷。他昏过去了，醒来后又自己爬出了深谷……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他完成了30多万字的《中国帝陵》一书，同时也署上了和自己相濡以沫的老伴的名字。此

书在海峡两岸出版，引起轰动。而在绘制《走遍宁波》地图时，老两口真的是眼睛一处处去看，用脚一寸寸去丈量。

王先生是个有心人。一次他去鄞州咸祥实地勘察抗战时美国飞行员逃生的路线。在人迹罕至的金牛岭路边，发现了两座古墓。同行人说，那是马友友曾祖父和祖父的坟莹。他想，马友友这么个世界闻名的大提琴演奏家，却从来未履故土，为家乡人们奏上一曲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关注马友友。由他编写的家书《月是故乡明》飞越重洋抵达远在美国的马友友手中，终于让这位游子于2005年踏上回乡路。此时的王重光却积劳成疾，躺在了病床上。在马友友离甬后，他又在病床上写出了《马友友琴系故土》一书。

在他离世前的一年，我和他有过一次合作。其时江东区档案局和江东区政协组织编写《百年和丰》一书，他在病床上完成了上卷，细细梳理了和丰厂史。下卷要求采访二十位和丰老人，整理口述材料。这时，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就来找我。为了老人的愿望，我答应接下这个并不擅长的题材。2013年12月，在书的首发式上，他发了言。当时一脸病容，细数和丰精神还是抑扬顿挫、慷慨激昂。

老人在治疗时，曾对我先生说：“医生，我的要求不高，让我再活两

年，把该写的东西写完。”这样，他与病魔抗争，又是5年。在病痛中，他还和老伴一起在病房里整理文史资料；放疗结束回家休养期间，他又去考察宁波的古村。他是前年的11月26日走的，在那个月初，还在写关于宁波服装博物馆发展前景的文章，写了两万多字。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，亲人曾屡次暗示他交待身后之事，他却“置若罔闻”，他实在是太留恋这人世间了，他觉得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。

他曾送给我一本书，扉页上题着泰戈尔的诗句：“天空未留痕迹，鸟儿确已飞过。”我觉得温暖而又伤感。人生苦短，却有那么些人，为了心中的热念，为了看到更遥远的事物，如鸟一样不倦飞翔。天空不会留下痕迹，但文字留下了，善行留下了。今天，我们在这个城市还能看到古朴的唐塔（咸通塔）、古色古香的药皇殿，看到张苍水故居，看到被誉为“江南兵马俑”的南宋石刻，我们会想起那些人，想起他们行走的背影。为了守住这个城市的文化遗存，他们奔走、勘探、呼吁，甚至抗争。为此，他们放弃了晚年的安逸。

王重光先生在同泰墓陵的墓碑，设计成了一本打开的书，上面刻了简单的一句话：《中国帝陵》的作者：王重光和陈爱娣。这一本打开的书，让我们去缅怀，去思索人生的意义。

舌尖之上

## 宁波烤麸

柴隆

从小在宁波长大的，烤麸是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家常菜。江浙一带的人，早上起来，盛一碗满满的泡饭，过一碗烤麸下饭，卤汁丰厚、软糯滑溜的，加之柔嫩的金针、黑木耳、香菇，算得上是佐餐极品。

烤麸，但凡出于宁波人之手，总能烧出些花头儿。什么“四喜烤麸”“蜜汁烤麸”“五香烤麸”，在甬城市井中都很盛行。烤麸可以比肉豆腐干，俨然扮演了素菜“肉食”的角色，那类似“瘦肉”的嚼头，早已深入人胃。

而北方人大多不知烤麸为何物，更不用说亲手烹饪。有一回，我和同事外出就餐，有个东北男孩刚来宁波不久，看到菜单上写着“烤麸”两字，半天迷惑不解，问道“烤麸是啥玩意儿啊？”在座有位女同事调侃道：“就是你们那春光的红烧冻豆腐！”话语刚落，就逗乐了周围一圈人……

事实上，烤麸并非豆制品，与豆制品相去甚远，却时常在豆制品摊头销售。生麸的制作过程是一种转化的艺术，乃是将麦子磨成麦麸面粉，用适量的水调上劲后，并在清水中搓揉清洗，分离出淀粉，留下筋，发酵煮熟后呈海绵状植物蛋白。传言为南朝梁武帝时期所创，梁武帝信佛茹素，面筋、烤麸是对他胃口的。

宁波一带都不产小麦，可人们爱吃烤麸。在宁波人的“谢年”请菩萨、做年夜饭、祭祖中，都会出现烤麸的身影。吃烤麸，寓意在新的一年里“呼噜响、富起来”。旧时，家家户户年夜饭的餐桌上必有一碗配料丰富的烤麸：花生寓意多子多福，生麸寓意一生富贵，香菇、金针（黄花菜）取黄金为贵之意，名堂交关多，拥趸者众。浙东宁波这道“四喜烤麸”的传统家菜，早先以江北岸外马路的“功德林”、日新街的“同仁馆”最为知名，也有人谓之“四鲜烤麸”，“四喜”也好，“四鲜”也罢，配料都是木耳、香菇、黄花菜和冬笋。因时令季节物料所限，也有人将冬笋改为花生米，还有人根据喜好各异，加入大白菜梆子，据四时不尽相同。

新鲜的生麸买回来，宁波人都是用手把烤麸掰碎，却不用刀

切，如此烧才入味。撕好的烤麸置入冷水锅煮沸，以消除生麸中的酸酵味，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，再挤干烤麸中的水分。同时可准备好“四喜”：冬笋切件，将香菇、木耳、金针、花生米等泡发，心细的人家，还会将每根黄花菜去蒂后打个单结。

置于三眼灶头，烧熟后加入菜籽油，油温升至七成热，投入挤干水分的生麸，转为中火慢慢地炸，至炸到烤麸酥脆发硬时，倒出沥油，并用铲子挤压烤麸。锅内留底油，下香菇、金针、笋片等煸炒，然后加上好的绍兴老酒，倒进炸好的烤麸，搁茴香、桂皮等香料，添水浸没烤麸，烧开后加酱油、白糖，转小火加盖焖煮30分钟左右，然后用旺火收汁，浇淋麻油即可出锅。

“四喜烤麸”，虽素菜一碗，油水却是足得很。生麸经油炸，浓油赤酱，吸饱了油水汤汁，故咸淡适中，鲜中带甜，老少皆喜，佐酒、下饭俱佳。好吃的秘诀在于重油、重酱、重糖。这样一道材料简单的火工小菜，处在家常与待客之间，虽不抢眼，却不寒酸，招待客人不见外，尤其受外地客人的青睐，可谓平淡之中见真情。

生麸，除却红烧，也可糟醉，而“醉麸”也是一种风味独特的佐餐佳品，将切成小块的生麸，浸泡于上好的黄酒、盐和花椒中。看上去灰扑扑的，像一块块小海绵。多年来占有酱菜家族一席，它咸中带鲜，鲜中藏醉，特别适合吃泡饭，很喜欢那种糟香留齿的感觉，老宁波人都认“楼茂记”的为上乘。

豆腐发霉后能做腐乳，生麸发霉，则可做成“霉麸”。“霉麸”比“醉麸”的制作工艺要复杂一些，将蒸好的生麸切块，铺在竹匾里，覆盖一层箬叶，置于阴凉处，任其发霉，差不多十来天后，加盐、调料、黄酒等封在坛中。一个月后取食，吃起来更带劲，有嚼头，另有一番意境。市面上有烤麸干出售，但宁波本地人买的并不多，浸水后被切成小方块烧成的烤麸，多数老宁波人是不爱吃的。

我还记得刚考上大学的那年，秋天临近开学，母亲特意烧了一大锅“四喜烤麸”，装了满满的一大罐，轻轻对我说，“带点烤麸去，怕你吃不惯。”走出家门，拎在手里中的烤麸，想起慈母的叮咛。几年大学春秋，不知拎去多少罐母亲烧的“四喜烤麸”，也捎带了浓得化不开的母爱，仿佛就在昨日……

诗画印象



## 醉江南

吴大庆/摄影 天涯/配诗

江湖已远  
大地在黎明前归零  
从一滴露珠看透玄机  
寻找，清空与接纳的距  
离

刹那即永恒，此时  
语言苍白，词不达意的模  
糊  
世界重装系统，恢复最初  
抹去所有流年的痕迹

薄雾虚化俗世真相  
淡到极致，却在最浓烟火里  
红尘是一本书  
你在路上，修订宽与厚的比  
例

昨夜，杨柳醉了江南  
你站在彼岸  
看春风一次次摆渡，梦中花  
还有渴望飞翔的灵魂

乡土情怀

## 山村四月的女人

沈东海

记忆中的四月，是一个渐渐开始让人忙碌起来的季节。以前农村土地上，只有少数几家镇办或村办的企业，所以绝大多数农村女人，是没有工作机会的。勤劳善良的农村女人，却一刻不得闲。

我们村子靠山，山上又种有大量茶叶，所以采茶成了当地女人的首选。小时候，我常跟着母亲去山上，对此了解一点。

采茶是一件极辛苦的事，特别是采夏秋茶。腰上背着个硕大的采茶篓先不说，还要头顶着毒太阳，在茶林间来回穿梭劳作。当时，她们在山上发生中暑晕倒，或者触发了毛毛虫身上的毒毛，而引发皮肤红疹、瘙痒，都是很常见的。又因做的是低端茶，论斤卖，拼的是数

量，需要靠她们双手不断用力地将茶叶从树上扯下来，她们双手因此大多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每次茶采到傍晚，还要将两麻袋的茶叶挑到茶叶厂；其间辛苦是很少有人知的。她们不像《采茶舞》中表现的那么美，那么优雅。假如亲身体验过，或者看过山里女人采茶，喝着杯中的茶，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四月没茶采的日子，母亲就会去松树林摘松花。因为母亲以前一个人在山上，被坟前一阵邪风吓到过，所以每次上山，总要我陪同做伴。男孩子再小，在女性面前都喜欢做英雄，都有一股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在里面。

松花长在高大的松树上，不是一个女人和孩子所能轻易够得着的。于是聪明的山里人发明了一种工具，就是在一根细长的毛竹竿

上，固定住一把柴刀。每次采松花的时候，把它背上山，把刀架在有松花的枝杈上，轻轻一拉，松花就下来了。这样做，既能安全采到松花，又不至于太伤了整棵树的生长。每次母亲站在树下砍枝杈，我就蹲在树底下摘松花。等我们把带来的几个篮子都摘满了，才回家。这样的场景，现在已不多见了。

除了前面说的这些，晒笋干也是山村女人经常做的。挖来的笋，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收购商，对于大多数农村女人而言，舍不得；特别是那些刚挖出来的好笋，贱卖就更不希望看到了。

挖下山的笋，要先去掉笋壳，刮去根上的红点以及老皮，然后把它切成片，就可以下到开水里煮了。晒纯笋干，对火候的把握很重要，煮得老了，晒出来的笋干颜色比较暗、比较黄。煮得生了，笋片

没有完全脱水，又不容易晒干，最终影响到笋的口感。而做咸菜笋干，下锅的笋片宜煮熟一点，待笋肉煮熟了，就可以把咸菜切成段下锅了，煮的时候最好再加一点咸菜卤，那样晒出来的笋干就更鲜美了。想晒出好的笋干，关键在于把笋片切得薄一点，并且还要选个好天气。晒出来的笋干，不论是赠送给亲朋好友，还是留着自己吃，都是再好不过的。这也是唯一一个，被当地女人保留到现在的农事。

当然，四月里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着女人去干，比如到野地里剪马兰，到小河里摸螺蛳，等等。总之，记忆中的四月，是一个渐渐让人忙碌起来的季节，不管时代怎么在变，不变的是纯朴的山里女人，依旧在用勤劳的双手，创造着幸福的生活……

四明杂谭

## 不说破

唐宝民

唐代有个叫吕元膺的人，官至东都留守，他平时喜欢交友，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便来投奔他、做他的门客，他都给他们安排一份差事，待他们很好。有一个姓任的士人，也来投奔吕元膺，吕元膺同样以礼待之，给他安排了份差事。吕元膺喜欢下棋，恰好任某也喜欢下棋，于是两人便经常在一起下棋。但三个月以后的一天早上，吕元膺忽然客客气气地对任某说：“我这人浮于事，难免会耽误先生的前程，还是另请高就吧！实在抱歉得很啊！”说罢，给任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为他送行，任某虽然不愿意走，但主人已经提出了让自己离开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带着礼物离开了。当初，吕元膺打发任某走的时候，许多人都理解，就连他的子孙们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，但吕元膺也没有解释。直到十多年以后，吕元膺病危之际，他才语重心长地对围在病床边上的儿孙们说：“十多年前我在东都时，和一个姓任的门客相处极好，但有一天，我们下棋时，有人送公文来让我批，就在我批公文的时候，他趁我不注意，偷偷地换了一枚棋子。这样一来，局势顿时大变，他赢了那盘棋。其实，我当时用眼睛的余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，只是没有说破。就是为了这么一枚棋子，我下决心不再与他交往。说起来，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更换一枚棋子，原是小事一桩，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！但我却从中看到了他的心术可畏。当初如果直接说出来的话，又怕他担惊受怕、羞愧难当，从此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但是时至今日如果再不提，又怕你们不了解真情，会引致误会。这么一说，我也就没有好牵挂的了。”说罢，溘然长逝。

《昨非庵日纂》中有一个故事，讲的是宋代政治家张齐贤的事：有一回，张齐贤在家举行宴会，一个仆人偷了几件银器藏在怀里，被张齐贤在门帘后看见了，但他却没有质问那个仆人，没有把事情说破。后来，张齐贤的官儿越做越大，晚年时担任了宰相，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在他的关照下获得了升迁，只有当年偷藏银器的那个仆人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和俸禄，他以为张齐贤不知道自己偷窃的事，心里感到委屈，于是就乘空闲时跪在张齐贤面前哭着抱怨说：“我侍候您时间最长，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了，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？”张齐贤听罢，叹了一口气，同情地说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本来不想说破，但不说破你又会怨恨我；你还记得当年在江南时，有一回家里举行宴会，你偷盗银器的事吗？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三十年没有告诉过别人，即使对你我也没说破，因为怕你难为情。既然这件事说破了，你也必然因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在这里了，那么，我给你三十万钱，你离开我这儿，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！”那个仆人听罢十分震惊，进而愧疚得无地自容，哭着拜别而去。

这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，能让我们看到两位古人的宽广胸怀及善良心地；但我想强调的是另一方面，即他们的“不说破”。吕元膺发现任某偷换棋子、认为任某“心术可畏”，决定不再与他交往，但并没有把事情说破，而是找了个理由把他打发走了，直到临终前，才向自己的儿孙们说出了事情的缘由；张齐贤发现了那个仆人的偷窃行为，也选择了“不说破”，一直把这件事在心里埋藏了近三十年，如果不是这个仆人抱怨他，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把这件事说破。两位古人之所以选择了“不说破”，是为当事人着想的，因为一旦说破了，会使当事人难堪；相对于吕元膺，张齐贤的“不说破”除了为了不使当事人难堪之外，还有另一层用意，就是让当事人能继续留在府中做事，这更加难能可贵。“不说破”，是两位古人的处世态度，这是一种建立在宽容、善良基础上的操守，颇值得我们学习。